



肥城党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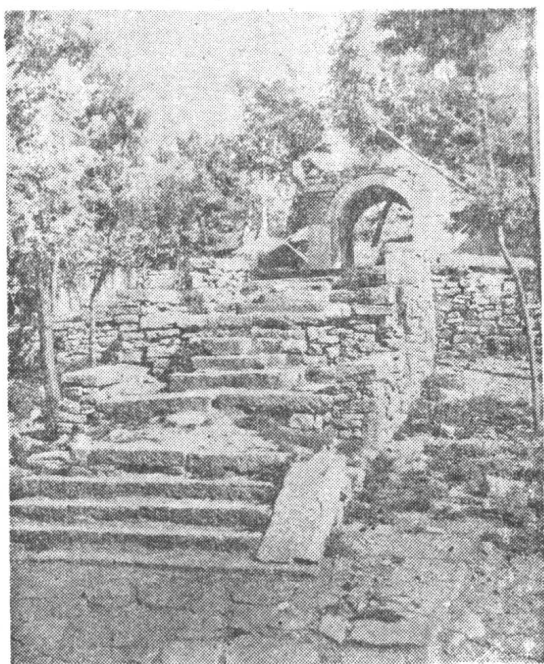
第二辑

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肥 城 党 史 资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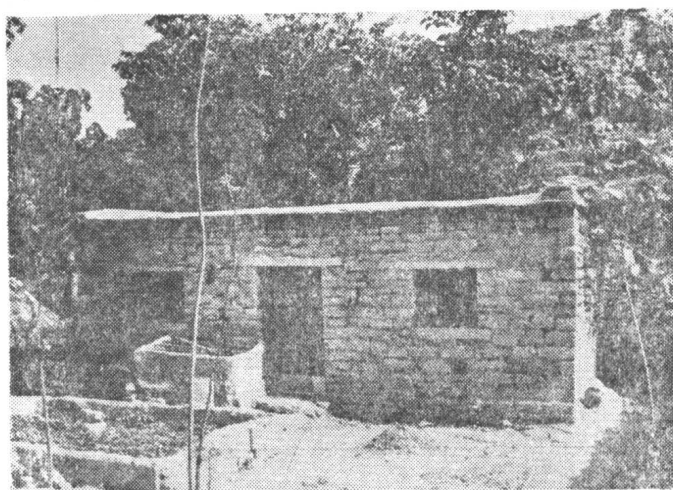
第 二 辑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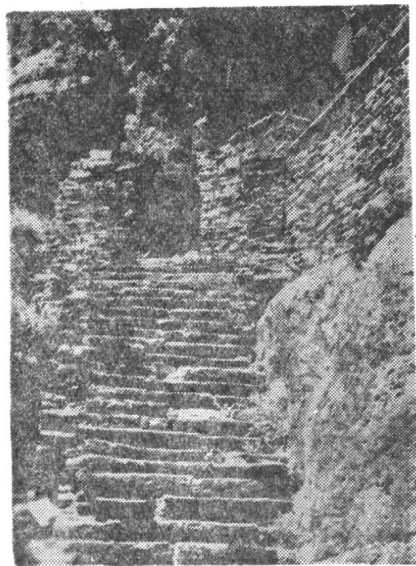


◀图1 一九三八年一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成立时的地址——空杏寺

（许兴毓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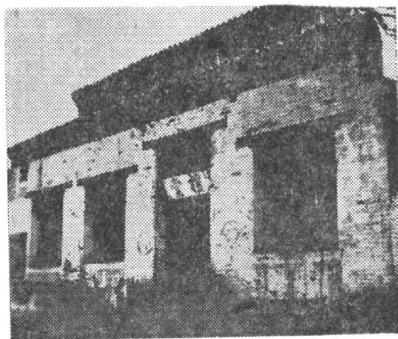


▲图2 自卫团成立时住宿旧址（许兴毓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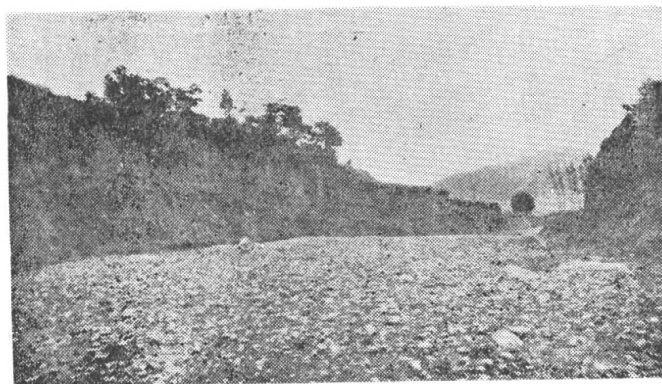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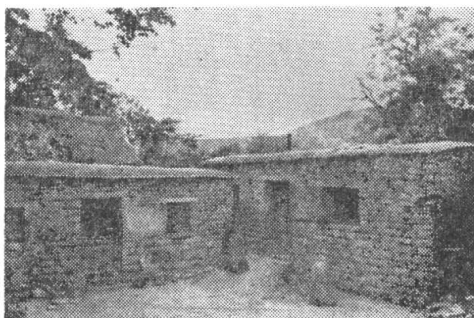


▲图4 夏张起义人员曾住过的鹁鸽崖山洞
(泰安地区供稿)

▼图3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夏张武装起义地址——夏张小学
(泰安地区供稿)



►图5 肥城三区抗日武装集结旧址——南虎门小学 (许兴毓摄)



东沟 (许兴毓摄)
图6 泰肥结合部抗日武装集结旧址——陈家洼村

目 录

- 1、袁振同志的复信……………(1)
- 2、孙光同志的复信……………(2)
- 3、回忆泰西地区抗日斗争两年
……………刘贤权(4)
- 4、从一个角落看一般……………武冠英(15)
- 5、我在肥城工作的回忆……………刘子重(43)
- 6、泰西地区初创时期的斗争纪略
……………程重远(101)
- 7、我在泰肥活动情况回忆……………王仲范(133)
- 8、抗日战争时期原泰西县二、
三区概况……………聂其华(140)
- 9、回忆我在泰西的情况……………安春华(173)
- 10、徐向前同志路过泰西……………魏 克(197)
- 11、王六生同志的信……………(203)
- 12、李林同志的复信……………(204)
- 13、黄华洞战斗……………湖屯区史志办公室(205)

封面题字

刘方元

封面设计

顾修常

袁振同志的复信

肥城县委党史征研室：

您们好，来信收阅。肥城在抗战初期成立的县委，第一任书记是徐麟村同志。特复。

此致

敬礼

袁 振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孙光同志的复信

肥城县志编委会：

对你们的来信，迟迟作复，至以为歉。

我是一九三八年春，随郭洪涛同志来山东的。五月中旬，到达泰安边家院（现属肥城），与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联系上，郭就把段君毅（当时叫董君毅）、何光宇和我留在那里，与原在自卫团的同志们组成泰西特委。段任书记，我是组织部长，万里宣传部长，张北华军事部长，倪冠英锄奸部长，袁振青年部长（同年秋，遵照山东分局指示，改为组织部副部长，专管锄奸工作，因倪冠英病故）。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特委改为地委。泰西地委包括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阿、宁阳、汶上八个县。开始，归苏鲁豫皖省委（三八年秋改为山东分局）领导，一九三九年鲁西区党委成立后，改归北方局领导。当时，地委和自卫团主要在泰安、肥城、东平交界处活动，偶尔也到过长清、东阿。那时工作很不正规，加上时

间久了，有些事情记不清楚了。至于肥城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我记得是徐麟村（据说现在广西自治区党委、

此致

敬礼

孙 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回忆泰西地区抗日斗争两年

刘贤权

按：原件共七个部分，二十四个专题，本辑节选其中三个专题。

杨树林两次伏击日伪军

一九四〇年，泰肥山区已基本被我泰西军分区和泰肥抗日武装所控制，肥城县和安临站之间的公路交通被我军切断，驻扎安临站据点的日伪军，很难从肥城得到补给，只能从安驾庄运进武器、弹药和给养。杨树林（亦称八里沟）位于肥（城）宁（阳）公路中段，北到安临站约六公里，南至安驾庄约十公里，东西两侧有磨山、望鲁山两高地隔公路相对，南北过往之日伪军必由此经过，便于我军进行伏击。在此情况下，我军分区决定，随时注意侦察日伪军动态，寻机在此伏击日伪军运输队，缴获其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装备我抗日武

装。这一年，我军两次抓住有利时机，在杨树林伏击了日伪军，两次伏击都很成功，战果都很大。

第一次伏击约在阴历三月。由支队司令员邓克明率五个连，共约六百余人，埋伏于杨树林一带。邓司令亲率两个连埋伏在八里沟东南大辛庄，另外一个连埋伏在八里沟西北的弹山，两个连埋伏在八里沟西岸。由安临站据点出动的日伪军，从安驾庄提取军火回经杨树林时，埋伏在八里沟西岸的两个连，首先开火袭击敌人，其他三个连遂即也分别从八里沟东南、西北方向，一齐向敌发起冲击，敌即刻陷于我军重围之中。由于我军攻势突然、勇猛，日伪军运输队被我打的措手不及，在混乱中被我全歼。此次战斗，毙日伪军四十余人，活捉日军一名，缴获轻机枪一挺，其它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共二十二小东。

第二次伏击是在秋后，当时我泰西军分区司令部住红山，有一天得悉驻安临站的日伪军要去安驾庄领取军火，司令部当即命令王团长率全团开到大辛庄以南地区，将部队部署在坛山、磨山一带的有利地形上，待机伏击从安驾

庄领取军火返回的日伪军。王团长率领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即以一个营部署在杨树林西北面的狼山，准备阻击可能从安临站出动接应的日伪军；以一个连占领杨树林西面的青龙山，防敌西逃；另一个营占领杨树林南面的望鲁山，准备截击可能从安驾庄出动增援之敌。当由安驾庄向安临站回返的日伪军进入我伏击区时，我伏击部队猛烈开火，奋勇冲击，将敌压制包围于杨树林狭窄地区，遭我沉重打击。经激烈战斗，大部敌人被我歼灭。击毙日军二十多名，缴获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十余车。

这两次伏击战，由于我们准确的掌握了敌情，抓住了战机，兵力部署得当，指挥正确果断，打得干脆利落，均获得胜利的战果。这两次伏击战的胜利，都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振奋了民心，每次战斗结束后，当地抗日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都杀猪宰羊慰劳部队，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对促进军民团结，开展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村长风雨送伤员，伤员处处见亲人

泰肥山区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这里的党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

援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时候，部队机动性大，机动范围广，为了有力地打击日伪军，有时部队在一天之内就要连续机动好几个地方。又因为部队的医疗条件差，许多伤病员只有安置在拥护抗日的基本群众家里，由地方党政机关及广大群众照顾生活和设法治疗。在日伪军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许多地方同志和抗日群众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设法保护部队伤病员的安全。在整个战争年代里，他们为救护部队的伤病员进行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真正充分地体现了“抗日军民心连心，相依为命鱼水情”。

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我们部队要轻装通过铁路开展游击战争，需要当地政府派一名向导，帮助存放一批文件、安置一名十来岁的小八路和一个身负重伤的机枪手。位于凤凰山后的河套洼村抗日村长伊兆东奉上级指示，接受了这些任务。伊兆东是个好村长，抗日觉悟很高，工作积极负责，上级交待给他的工作，他都是认真对待，圆满完成，他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工作有条有理。这次他接受任务后，首先为部队找好了向导，把部队委托他保存的重要

文件藏好，再把那个受了伤的机枪射手安排在自己家里，然后，才把那个小战士领到一个忠诚可靠的村干部家里。为了保证这个小战士的安全，防止坏人看出破绽，他先把小战士的军衣藏起来，再给他换上农村孩子穿的衣服，并郑重其事地向那个村干部作了交待：这是个“小八路”，就把他安排在你家里，就当你家里的人，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宁肯自己受些损失，也得保证“小八路”的安全，生活上也要尽我们的力量照顾好。也可叫他帮你干些家务活，如果有什么人问起他的来历，你就说他是你连襟的孩子，来你家里帮助干几天活的。这个伊村长可真算得上一个办事滴水不漏的人，他想得细致入微，安排的周周到到。他向这个村干部作过交待之后，又严肃郑重地叮嘱“小八路”，要牢牢地记住他刚刚对这个村干部说的这番话，一旦遇到敌人盘问时，能对答如流，不出岔子。这个小战士就这样被安排下来。

安置在伊村长家里的那个机枪手是在腹部受了重伤，伤口有几寸长，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射手是很痛苦的，但他一声也不吭。伊兆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难过的连饭也吃

不下。机枪手在伊村长家里养伤，地方政府关怀倍至，伊村长待他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但由于没有药品，机枪手的伤势仍不见好转。怎么办呢？伊村长心里焦急，急得他抓耳挠腮，闷不作声地团团打转。他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些药来，一定要找到后方医院。

那时候，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骚乱和“扫荡”，日伪特务、汉奸也经常四处活动。伊兆东冒着危险，到处打听找药。几天过去了，也没有结果，他费了好大劲才东拼西凑地找了点草药拿回家来，什么也顾不上，就急忙去烧水替战士洗伤口，心里巴不得把机枪手的伤口一下子就治好。机枪手的伤不好，老村长的心就不会安顿下来。

这一天，天气闷热，到后半晌，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老村长伊兆东像只落水鸡一样全身泥水，一进屋就高兴地对老伴说：

“你快去擀面条，我们吃了饭好去找医院。”原来伊兆东一大早就跑出去了，他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消息——我们的后方医院已转移到小布山后面去了。外面仍然不停地下着大雨，伊兆东一边同机枪手吃着饭，一边对机枪手说：

“下大雨，老天爷给我们帮忙，这样的天气，鬼子和汉奸一般是不大出来的。吃过饭后，咱们就趁这个时机赶快去找医院。”饭后，伊兆东给机枪手披上蓑衣，戴上草帽，扶着机枪手走出家门，他们顶着风雨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一滑地走着。他们越走越觉得走的慢，平常走三里路的时间，今天也走不出一里路。好在雨越下越小，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马山岭。伊兆东扶着机枪手边走边打听，不觉来到了乡公所。只见乡公所门户上锁，他们刚回身要走时，正巧碰上了一个叫马万春的抗日家属。马晓得了伊兆东的来意后，便热情地先把伊兆东和机枪手领到他自己家里，然后急急忙忙地去找乡长去了。不大一会儿，马万春就把乡长找来了。他没停下脚步接着就去为伤员和伊兆东准备饭去。乡长对伊兆东说：“你放心吧，子弟兵到了我这儿，就算到家了，今天已经黑天了，你们冒雨走路小半天，也很劳累，吃过晚饭就让他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就送他到后方医院去。”伊兆东觉得自己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一桩心事又解除了，他迈着轻快如飘的步子走在回家的路上。

区长、村长足智多谋 掩护同志安全转移

一九四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安临站区河套洼抗日村长伊兆东正睡得挺甜静的时候，忽然被门外传来的轻轻叩门声惊醒。他爬起先定了定神，静心倾耳地听着，接着，外边又叩了几下门，“是谁？”伊兆东低声地问了一句。

“是自己人。”听这回话的声音，伊兆东一下子还辨不清门外的人到底是谁，但他能肯定确实是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于是他一骨碌爬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区长曹鲁光，伊兆东一面让曹区长赶快进屋里来，一面说：“没有要紧事，你不会这个时候来。”曹区长说：“有四十来个同志经过我们这里，上级让我们护送他们到别处去，天太冷了，同志们身上穿的衣服单薄，需要在你们村里住一夜，先安置下来休息一下，吃点饭暖暖身子，明天他们怎么走法，住下以后我们再合计合计。他们还正在村外等着，你快准备安置，我先把他们接到你家里来。”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伊兆东又是高兴又是着急，高兴的是又见到这么多的同志来了，着急的是现在已是半夜时分，这么多的人一时往哪儿住，在哪里吃饭呢？伊兆东到底是个有

经验的老村长，他想了想，机中生智，为了不过多地惊动群众，也为了保守这些同志行动的秘密，一定要把同志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保证同志们的安全。说起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这附近山村的穷苦老百姓家，谁家没有接待过八路军同志？谁家不热爱子弟兵？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他近族近亲的两家。他绕过一道矮墙，悄悄地进了他二婶家的院子，轻轻地喊起他二婶子：“来了几十个八路军同志，是不是过来一些人住在你这三间东屋里？”二婶子是个性格爽朗、办事痛快的大娘，在对待抗日工作方面，她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个“老进步”、“老积极”。往常，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对八路军同志来往来吃、迎来送往这号事，也不是没有做过。伊兆东刚把话说完，他二婶子就插上嘴来：“什么是不是、行不行的，你赶快去把同志们领来，我这就去打扫屋子抱草搭地铺。”

伊兆东从他二婶子家里出来，不停步接着就跑到他四妗子家里，向他四妗子说明情况，他四妗子也是二话没说就急急忙忙收拾屋子，准备接待。